

# 回忆、悲伤 与荆棘

卷二

## 诀别石 [上]

命运轨道望转向，  
时间迷雾欲清除；  
前浪若思拒后浪，三剑务须再现身。

*I shall not see of you 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but  
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I shall see you.  
I shall see you 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but  
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I shall see you.  
I shall see you 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but  
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I shall see you.  
I shall see you 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but  
in the end of the world, I shall see you.*

STONE  
OF  
FAREWELL

MEMORY, SORROW AND THORN

[美] 泰德·威廉姆斯/著 项 镔/译

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

Memory,  
Sorrow and Thorn

回忆、悲伤  
与荆棘

卷二

诀别石【上】

[美]泰德·威廉姆斯 著  
项 镔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THE STONE OF FAREWELL:BOOK TWO OF MEMORY,SORROW AND THORN  
by TAD WILLIAMS

Copyright © 1990 BY TAD WILLIAM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ooks Crossing Borders,Inc.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INC.,LABUAN,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&  
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2)第 133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诀别石 / (美)威廉姆斯著; 项钺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11

(回忆, 悲伤与荆棘)

ISBN 978-7-229-10606-5

I. ①诀… II. ①威… ②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 
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58348 号

**回忆, 悲伤与荆棘**

**诀别石**

HUIYI BEISHANG YU JINGJI

JUEBIE SHI

**【美】泰德·威廉姆斯 著; 项 钺 译**

联合统筹: 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邹 禾 唐弋涵 龚颖淳

特约编辑: 邹运旗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: 罗 烜



**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**  
**重庆出版社**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23.75 字数: 594 千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606-5

**定价: 79.80 元**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## 赠 言

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芭芭拉·简·埃文斯。无论是蟾蜍楼花园、百柯林、夏尔，还是众多认知外的神秘地域及国度，我能对它们深深迷恋，皆出自母亲的灌输与教导。她还将亲手创造这些圣地、并与他人分享的终身渴望植入我心。衷心希望我能与她分享此书。



## 前 言



……伴着克罗诺斯的嘶哑歌声，  
在所有众多不断变幻  
忧郁地旋舞着掠过我们的事物中，  
唯有言语是确实的美好。  
而今安在那些好战的君王、  
文辞的嘲弄者？——真的，  
而今安在那些好战的君王？  
他们的荣耀  
是如今那读着头绪纷乱的故事的小学生  
结结巴巴说出的一句废话：  
古代的君王都已经死啦；  
漂泊的大地本身，  
可能也只是个骤然闪耀的字眼，  
片刻回响在铿锵的宇宙间，  
惊扰着绵绵无尽的幻梦。

——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

《欢乐的牧人之歌》

我要感谢伊娃·卡明、南希·德明-威廉姆斯、保罗·哈兹佩斯、彼得·斯坦普费尔和道格·维尔纳，他们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都伸出了援手。他们的评论和建议极具眼光，一语中的，不但在书中扎根——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开花结果。另外，一如既往，我要特别感谢两位出色

的编辑贝丝·魏赫姆和希拉·吉尔伯特,无论风霜雨雪还是严寒酷暑,她们都在辛勤地耕耘着。

(顺便一提,如果我被北鬼伏击,我真心希望上面提到的几人都能守卫在我身旁。这份“荣耀”可能有些奇怪,却是我能给予的最衷心的评价。)

## 《龙骨椅》前情提要



无数世代以来，海霍特都曾属于不朽的希瑟，但在人类的强攻之下，希瑟逃离了城堡。在这最伟大的堡垒中，人类开始了对奥斯坦·亚德全境的漫长统治。圣王约翰，人类国度的至高王，是海霍特最近的主人。他戎马一生，战功卓著，荣耀等身。他坐守在骷髅王座——龙骨椅上，带给人类数十年的和平。

西蒙，笨拙的十四岁男孩，海霍特的厨房小鬼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全靠城堡女佣及严厉的女总管怒龙瑞秋将他抚养长大。只要能扔下厨房的活儿，西蒙便会偷偷溜进怪学者——莫吉纳医师那乱糟糟的工作间里玩。后来，老人将西蒙收为学徒，令年轻人喜出望外，结果他发现，莫吉纳更喜欢教他读书写字，而非摆弄魔法。

不久，老王约翰驾崩，他的长子埃利加即将登上宝座。埃利加的弟弟约书亚，性情阴沉，因少了右手而被世人称为“断手”。兄弟俩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，起因则是埃利加宠信的参事、声名狼藉的牧师派拉兹。两位王子的不和，给海霍特城堡乃至全国都笼上一层不祥的阴影。

埃利加统治初期，形势一片利好，但一场干旱很快降下，又有瘟疫袭击了奥斯坦·亚德各大领地。随之，法外之徒开始横行，与世隔绝的村庄里，村民不见踪影。世间秩序日益崩坏，臣民对国王的统治渐渐失去信心。而这一切，埃利加及其亲信似乎全然不放在心上。就在不满的声浪席卷整个王国之际，埃利加的弟弟约书亚也突然失踪了——有人说，他正在策划谋反。

埃利加治国不力，引起许多重臣不满。其中包括瑞摩加公爵艾奎纳，以及西方国家赫尼斯第的使者艾欧莱尔伯爵。就连埃利加国王的



亲生女米蕊茉公主也开始心神不安，她尤其担心父王的宠臣、红袍牧师派拉兹。

与此同时，西蒙还在莫吉纳身边得过且过。尽管西蒙像个天生的蠢驴，而医师又拒绝教他任何类似魔法的技艺，但两人还是成了挚友。这一天，西蒙在海霍特迷宫般的复杂路径里穿行，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密道，还差点儿被派拉兹抓住。为躲开牧师，他钻进一个隐秘的地下监室，结果发现了约书亚。原来派拉兹囚禁了王子，还打算用他进行一场可怕的仪式。西蒙找到莫吉纳医师，合力救出了约书亚，并将其带回医师的工作间。约书亚重获自由后，经由古堡地道逃出了海霍特。随后，莫吉纳飞鸟传信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他神秘的朋友们。这时，派拉兹带着国王的卫兵前来捉拿医师和西蒙。在与派拉兹的战斗中，莫吉纳一命呜呼，但他的牺牲使西蒙也得以从地道逃脱。

西蒙在半疯半醒的状态下，一路穿过城堡地底漆黑的通道，而这里竟与古代希瑟的宫殿废墟相连。他在镇墙外的墓园中爬上地面，随即被篝火的亮光吸引。他目睹了诡异的一幕：派拉兹和国王埃利加与一群黑袍白脸的生物进行了交易。它们送给埃利加一柄古怪的灰剑，剑名悲伤，充满令人不安的魔力。西蒙赶紧逃走。

西蒙在阿德席特大森林边缘流浪了几周，筋疲力尽，饥肠辘辘，而这儿离他的目的地——约书亚在北边的城堡奈格利蒙——还远着呢。西蒙看到一间林中小屋，想去讨点吃的，结果发现一个怪人被困在小屋旁的陷阱里——是个希瑟，一个本应生活在神话中，至少已消亡很久的种族。这时小屋的主人回来了，他想杀掉无助的希瑟，却被西蒙打倒。希瑟趁机挣出陷阱，重获自由，在朝西蒙射出一支白翎箭后消失不见。有个声音提醒西蒙：一定要保管好白翎箭，因为这是希瑟的赠礼。

声音的主人是个骑狼的矮怪，名叫宾拿比克。他告诉西蒙，他是个过路人，但他可以陪男孩去奈格利蒙。前往奈格利蒙的旅途中，西

蒙与宾拿比克经历了各种艰难险境：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国王及其参事正在追捕的逃犯，还被一群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白色猎狗盯上了，而猎狗身上有风暴之矛的标志，那是一座位于极北之地的邪恶大山。他们在猎狗口中救下一对旅人，四个人走投无路，最终逃到葛萝伊的森林小屋避难。葛萝伊是个言谈率直的女人，据说还是个女巫。她与几人达成了共识：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古代的北鬼——与希瑟分道扬镳的同族——如今也卷入了圣王约翰的王国纷争之中。

在人类与异族的追击下，他们继续赶往奈格利蒙，而宾拿比克却不幸中箭。西蒙与他们救下的旅人之一——一个小女仆——背着奄奄一息的宾拿比克奋力穿越大森林，为其寻找救治。可途中又遭到一个长毛巨人的袭击，幸好约书亚及其狩猎队及时出现，这才救下了他们。

王子将他们带进奈格利蒙。在城堡里，宾拿比克的箭伤得到了医治，但西蒙发现他们又卷入了另一个可怕的旋涡。埃利加即将率兵攻打约书亚的城堡。而西蒙的女仆同伴正是乔装改扮的米蕊莱公主。她从埃利加身边逃走了，因为她怀疑，在派拉兹的蛊惑下，她的父王已经疯了。来自整个北方及其他地区的难民全都涌进奈格利蒙，他们最后的守护者约书亚将与疯王正面决战。

王子与幕僚们在商讨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之时，一位名叫亚拿嘉的瑞摩加老人出现在会场。他是卷轴联盟的成员之一，该联盟由学者组成，宾拿比克的师父与莫吉纳均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亚拿嘉还带来了更恐怖的消息。他说，他们的敌人不止是埃利加：国王已经得到了风暴之王伊奈那岐的支援。伊奈那岐曾是希瑟王子，五个世纪前便已死去，但他的灵魂脱离肉体存活了下来，如今更统领了风暴之矛的北鬼——被驱逐的希瑟的血亲。

人类对希瑟的屠杀，加上灰剑悲伤的可怕魔力，导致了伊奈那岐肉体之死。卷轴联盟相信，灵魂不灭的风暴之王正在展开一个惊天的

复仇计划，要将整个大地踏在脚下，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，便是将悲伤剑交给埃利加。世人唯一的希望来自一首预言诗，诗中似乎点明，只有“三神剑”才能打败拥有强大魔力的伊奈那岐。

而三神剑之一、风暴之王的悲伤，已落入敌人埃利加国王之手。另一把剑是瑞摩加神兵米奈亚，曾一度出现在海霍特，如今下落不明。第三把剑名为荆棘，剑身漆黑如夜，曾属于圣王约翰手下最伟大的骑士——凯马瑞爵士。根据种种迹象，亚拿嘉等人认定荆棘剑在冰天雪地的北方。尽管希望渺茫，奈格利蒙还要面临被围攻，约书亚还是派出宾拿比克、西蒙，以及另外几名士兵，一起出发前去寻找荆棘剑。

危机迫在眉睫，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。米蕊莱公主虽然受到约书亚叔叔的保护，依然心情沮丧，她再次乔装逃出了奈格利蒙，打算去南方的纳班，说服她的亲族支援约书亚，陪伴她的是个神秘的修士柯扎哈。老公爵艾奎纳在约书亚的催促下，割掉了引人注目的胡须，隐藏身份追出城堡，欲将公主找回来。居住在沼泽地的乌澜学者提阿摩，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，是他昔日的导师莫吉纳寄来的，上面说危险的事正在发生，并暗示提阿摩将起到某些作用。梅格变，赫尼斯第国王的女儿，眼见至高王埃利加背信弃义，将她的家人与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

尹良·杰戈，风暴之矛的猎人，带领手下伏击了西蒙与宾拿比克一行人。危险之际，西蒙等人被突然出现的吉吕岐搭救，而吉吕岐正是西蒙从陷阱里解救出来的那名希瑟。了解了西蒙等人的目的，吉吕岐决定加入他们，一起登上雾沙穆雪山——传说中，那里居住着一条巨龙——去寻找荆棘剑。

就在西蒙等人登上雪山之际，埃利加国王率领大军，围困了约书亚的城堡奈格利蒙。第一波进攻后，双方都伤亡惨重。最终，埃利加的军队似乎退却了，放弃了围城。但还没等堡垒内的居民开始庆祝，

一片非自然的风暴便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，并很快压向奈格利蒙。这是给伊奈那岐的恐怖军团——北鬼与巨人——提供的掩护。风暴之王的忠仆红手推倒了奈格利蒙的城门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。只有约书亚和少数几名部下逃出城堡废墟。在躲进大森林之前，约书亚王子诅咒埃利加，诅咒他与风暴之王之间丧心病狂的交易。他还发誓，一定要夺回曾属于他们父王的王冠。

西蒙与伙伴们爬上雾沙穆雪山，历经许多危险，终于发现了乌顿之树——一道参天的冰封瀑布，并在一个墓穴般的洞窟中，找到了荆棘剑。就在他们带着荆棘准备下山时，尹良·杰戈带领一队士兵再度出现，并发起进攻。这场战斗惊醒了在冰雪下沉睡多年的白龙哀喀迦屈，双方大多命丧龙口。慌乱间，西蒙独自一人被逼至悬崖边缘，冰虫朝他猛扑过来，他高举荆棘，挥舞宝剑，白龙滚烫的黑血喷溅到他身上，西蒙昏厥过去。

再度醒来时，西蒙已在矮怪山伊坎努克的山洞里。吉吕岐与黑斯坦——一名爱克兰士兵——正在照料他恢复健康。荆棘剑也被带下了雾沙穆山，但宾拿比克却被自己的族人囚禁起来，与瑞摩加人施拉迪格一起被判了死刑。西蒙则被龙血灼出一道伤疤，一大绺头发变成了白色。吉吕岐称他为“雪卫”，并告诉他：“不知是好是坏，总之，你被标记了。”

## 序章



冷风尖啸，穿过空空荡荡的城垛，仿佛成百上千罪人的灵魂正在哭喊求救。汉菲斯科弟兄的肺已经没那么健康结实了，但他还是吸了口凛冽的空气，带着冷酷的愉悦听着风声。他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已经冻裂。

没错，这就是他们将会发出的声音，这些罪孽深重、竟敢藐视教廷启示之人——遗憾的是，这其中也包括圣宏德朗的弟兄们，而他们并非罪不可赦。可惜，在上帝的怒火面前，无论他们怎样痛哭流涕、乞哀告怜，都已太迟，太迟了……

他的膝盖突然撞到一块石头——大概从墙上掉下来横在那儿的——开裂的嘴唇挤出一声尖叫，他的身子往前一倾，摔倒在雪地里。修士坐在原地哭了一阵，但泪水冻住脸颊的疼痛迫使他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进。

穿过奈格利蒙镇、往城堡方向延伸的大路盖满了雪。路旁本有不少房屋和店铺，这会儿消失在严严实实的雪毯下，被死气沉沉的白色掩埋，哪怕露在外面的建筑也像早已死去的野兽的躯壳。除了汉菲斯科和雪花，路上什么都没有。

风转向了，山顶城垛发出的哨音愈加尖锐。修士也斜着凸起的双眼，看看城墙，随即低下头。在这灰蒙蒙的下午，他费力跋涉，只有轻不可闻的脚步声伴着尖厉的风哨回响。

难怪镇民都逃进城堡去了，他颤抖着心想。周围全是被雪压碎的破屋顶和裂墙，黑漆漆的，仿佛许多张开的饥饿的臭嘴。但在城堡里，在石头和巨木保护之下，他们一定安全了。在那里，炉火燃烧，

红扑扑的脸膛满是欢乐——罪人的脸，他轻蔑地提醒自己：是该死的、愚昧的罪人的脸——他们会围拢到他身旁，为他竟能一路穿过暴风雪而惊讶不已。

现在是余汶月，不是吗？难道他的记忆深受荼毒，连月份都记不清了？

但他没记错。两个月前还是春天——也许凉了点儿，但对汉菲斯科这样的瑞摩加人来说，跟北方的严寒相比，那根本算不得什么。不，真正可怕的是现在，如此致命的酷寒，冰天雪地的余汶月——这可是夏天的第一个月啊！

在汉菲斯科的悉心照料下，朗瑞安弟兄已恢复了健康，但他拒绝离开修道院。“弟兄，这不光是四时不正。”朗瑞安曾说，“是诅咒落到上帝的所有造物之上。是审判日来临了。”

啊，对朗瑞安来说，这个理由足够了。如果他想留在圣宏德朗的废墟里，靠森林里的莓子之类过活，那就随他去吧——只不过，天气冷得如此反常，还能剩下多少水果？但汉菲斯科弟兄不傻，他知道该去奈格利蒙。老主教安诺迪斯会欢迎汉菲斯科的。无论修士敏锐的双眼看到了什么，主教都会欣赏；在这鬼天气里，他在修道院经历的一切，主教也都会重视。奈格利蒙人会欢迎他进城，给他食物，问他问题，让他坐在温暖的炉火旁……

他们已经领略过寒冷的天气了，对吧？汉菲斯科茫然地想着，裹紧了身上结冰的长袍。他已经走到城墙的阴影下。经过这么多日子、这么多星期，他终于来到这片白色世界的尽头，终于可以远离这冷酷的虚无。换言之，他们肯定也领略了风雪和其他险情，这正是他们离开镇子搬进城堡的原因。同样是这魔鬼作祟的可恶天气，让哨兵们都不敢到城墙上站岗，对吧？一定是！

他站在那里，目瞪口呆地看着白雪覆盖的残骸——它们曾是奈格利蒙的大门。积雪下，雄伟的柱子和巨大的石块被烧得焦黑一片。城

墙上开的洞足够肩并肩站下二十个汉菲斯科，足够他们瘦骨嶙峋的肩膀颤抖着挨在一起。

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哦，他们会尖叫着面对审判的降临，叫啊叫，却再也没有机会赎罪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——这大门、这镇子、这天气……

必须有人为这些过失受到鞭打。无疑，安诺迪斯主教正努力将混乱的事态导向正轨。汉菲斯科非常愿意帮那老好人管理那些懒虫。但首先，他需要炉火和热乎乎的食物。然后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修道院的纪律。事情很快就能恢复过来……

汉菲斯科小心地踏过碎裂的柱子和覆盖白雪的石头。

修士慢慢地发现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这里还挺……漂亮的。大门远处，所有东西都覆上一层精美的薄冰，像蛛网结成的蕾丝面纱。夕照下，凝霜的塔楼、结冰的城墙及庭院，都覆着一层流动的苍白的火光。

在这里，风吹城垛发出的哭号声比外头轻。汉菲斯科站了很久，突然因意外的静谧而不安起来。暗淡的太阳滑落到城墙后面，冰变暗了。庭院角落的深紫色阴影在扩散、在延伸，越过塔楼的废墟。风变得柔和，像猫一样嘶嘶作响。凸眼修士低下头，麻木地接受了现实。

废弃了。奈格利蒙空了，连半个鬼影都没留下，没人会来迎接涉过雪地的流浪者。他走了不知多少里格，穿过风暴肆虐的白色荒野，却来到一个像石头般沉默死寂的地方。

可是，他突然发现，如果是这样……那塔楼窗户里摇曳的蓝光又是什么？

还有，那些穿过庭院废墟、像风吹落叶一样在石头上优雅地移动、朝自己飘来的人影又是什么？

他心跳加速。刚一看到那美丽又冰冷的脸庞和那苍白的头发，汉

## Memory, Sorrow and Thorn

菲斯科还以为他们是天使。可紧接着，他又看到黑眼睛里的凶光，还有他们脸上的狞笑。他慌忙转过身，跌跌撞撞地想要逃跑。

北鬼不费吹灰之力抓住他，将他押进荒废的城堡深处，来到寒冰笼罩的黑暗塔楼和不停闪烁的光线之下。当奈格利蒙的新主人们凑到他耳边，用音乐般的神秘声音低语时，一时间，他的惨叫甚至压过了呼啸的狂风。



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ornate,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nd floral patterns on all sides. The frame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and contains the title text.

第一部  
风暴之眼